

以秋之名

杨龙美

把夏的火把举在胸前。它想尽量避开寒冬的侵袭，好营造一个刻骨铭心的浪漫氛围。那些飘飞的片片枫叶，那艳艳的透亮的红，是秋正在追寻的爱情。

枯萎与美艳并存，这是秋呈现的景致。枯萎里有疼痛，委婉的琵琶声，单薄的竖笛，鸟儿飞来又飞走。一个人面对夕阳站在路口，他用最深的情，唱一首可以穿透时间风沙的歌，因为他笃定，该来的总会来。

此时的爱情开始向深处延伸，如潺潺流水，清澈、隽永。踩着一大片的落叶，不紧不慢地走，脚下是别样的抒情，别样的咏叹。多么含蓄，多么深情，多么坚实！

秋的天地一望无际，秋的悲情与喜念糅杂在一起。秋使一个人变得深沉，秋让平凡的生命，有了承接轻重的定力。

秋写下的是一本巨著。它写消亡，写等待，写重生。它写伟大与渺小，写浩瀚与细微。它写一段光阴里的黑白交替，写一个人的青春留下的最后激情。它写大地的丰盈与荒凉，写天空的高远与乌云的压迫。

一个人已经把秋坐实了。他是儿子是父亲，是甩开臂膀的弄潮儿，是用一根根掉落的灰白发丝换来精神馈赠的仰天长歌的智者。他的秋天，菊花盛开在后花园，他梦的长廊挂着粒粒饱满的紫葡萄。

秋的夜晚越来越深了。月光敞开了朦胧的帘子，思念的秋水在湖里悠悠自成涟漪。秋把一个愁字挂在牵拉着脑袋的柳枝上，柳枝的衣衫换了一半。夜深处，梦的影子被隐隐约约的琴声绊住。春天走得太急了，秋把一粒红豆放在襁褓里，秋该把它送给谁呢？

秋天的杨树穿着一袭黄衫，使人想起幸福的黄手绢。一大片的杨树林就是金黄一片的黄手绢，它们像波涛汹涌的浪涌进你的眼前。那是诗意的浪，幸福的浪，那是一个人爱的最炽烈的渲染。

秋不再萧索了，秋交响乐千回百转。蓝天白云是知音，高山流水来助兴。秋把厚重刻进大地的深处，也融进一个人思想的深处。

秋不用浓妆艳抹，它是本色上场，好似一半海水对弈一半火焰。

秋是顶天立地的巨人，它借风的手把大地清洗了一遍。秋风扫落叶，越扫越清爽，连蓝天也跟着澄澈了起来。

秋看到风在转向，它顺着来路追寻过去的记忆，那些遗漏的穗粒正在沉睡，秋给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收尾。从前的事情太久远，它也要枕着月色慢慢回想。

秋天来到米亚罗

涂 拥

我把每片树叶
都看成一个民族，姹紫嫣红
共有五十六种

我把每次风过
树叶的声音听成弹奏
便传来阿坝交响乐，有——
铜鼓，牛角琴，甲铃，扎木聂口弦，响盘，羌笛
还有古琴，二胡，鼓，箫，笙

在秋天的米亚罗
如果仅仅动用眼睛耳朵
远远不够
必须是其中一片树叶
与雪山共呼吸

成为树叶也不够
还要敢于迎着高原风
和米亚罗一起五彩缤纷

立 秋

宫 白

梧桐树开始落叶
蝉声逼近，秋就这样来了
叫人不敢当真
就像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凉气

让满山的绿薄了起来
变沉、变厚的会是弯下腰的稻穗
与挂满果实的枝头

还有什么呢？枯萎与不断加深的暮色
灯火中，灶台上冒着的热气
从来没有停歇
漫长的时日，适合一小杯酒
难得一醉啊

秋 后(外一首)

李光明

旷野宁静，收割后的麦田
散落廉价的金黄

那曾壮丽的风景
已换了个颜色，收缩身体
堆上楼板

我也等待一个上好日子
把自己的饱满收割
装入秋风囤起的粮仓

镰刀锈迹斑斑的时候
可以把它插入墙缝
这世间的萧条，无须让它看到

一只麻雀飞过秋雨

先是躲在山背后
然后飞了过来
飞过没有荷花的湖水
飞过稀疏的炊烟
飞过一片坟地

雨水把那些墓碑洗刷得干净
耀眼。这使得那只麻雀
突兀地侧了一下身子。像一艘船
晃掉船舱里多余的雨水

这一切发生在一场秋雨之后
一些果实成为种子
另一些果实谋划着成为粮食

一只孤单的麻雀
更容易知道这些盛大的秘密

我们村子叫“滚村”

杉 林

我们村子叫“滚村”。

第一次听见这怪异的村名，好多人可能都会禁不住哑然失笑吧，毕竟“滚”这个字，在汉语的语境里，实在算不上好。但当我打开地图，搜索“滚村”二字时，发现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，叫这个奇特名字的村庄，还远不止一个。距此不远的三原县有一个自然村叫“滚村”，另外，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洞嘎镇，还有一个叫“滚村”的行政村。

在儿时，长辈并没有给我们解释，所住的村子为什么叫“滚村”，但是这个村名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。后来，在亲戚朋友问及，却往往带有戏谑调侃的味道，有时还能博人一笑！

十几年前，我在永寿中学上学时，参加一场省级统考，报完名需确认个人信息，我们一大群学生趁着下课时间，挤到了负责报名的老师办公室。那位女老师看见明明到了下班时间，一群学生来找我确认信息，满脸的不情愿，但是架不住我们央求，她才不情不愿地打开电脑，登记起了我们的信息。我排在队前，很快就到了我，向老师报告信息说出“御驾宫乡滚村五组”，立即补充道：“滚蛋的‘滚’！”听到这里，老师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紧绷的脸顿时变成了一朵盛开的百合花。排队的同学听见我这样

介绍我的村名，也都哄堂而笑！

后来，有同学告诉我，正是我那“幽默”的村名，让老师绽放了笑脸，大家才得以顺利在那天下午确认完了信息。

直到很多年后，我翻阅《永寿县地名志》时，看到了关于本村的记载：滚村位于御驾宫公社驻地东北2公里处，唐代中叶，因该村处于沟的边缘，远望之，似有滚落之势，故名。

可不是嘛！当你站在御驾宫一带的制高点——营里山顶，向正东方眺望，那长坡之下、深沟之上，树木掩映中的村庄，可不正像是从这营里山顶“滚”下去的吗？

所以儿时，我听到我祖母问从渡马回村的姑婆是怎么回来的时候，姑婆笑着回答：“我出了渡马滩，双手把头一抱，一路滚下来的！”可见，我们村这一带的地势利于“滚人”，当然也是利于“滚村”的！

《永寿县地名志》还记载，明天启六年，重修南无崇宁寺，碑记有“滚村”。清雍正九年，大清国陕西直隶永寿县杜马滩云寿院钟铭上亦有“滚村”村名记载。

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，“滚村”之名，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。有实物记载留存的历史，也都有几百年了，这令人始料未及。

我们村子——“滚村”，竟如此古久！



商洛山

(总第2505期)

刊头摄影 逸 飞

小城路亭

何文忠

亭，用它宽广的胸怀，讲述着数不尽的故事。

河滨北路与东门口交汇处处的迎旭亭，亭身立柱写有两联，东联曰：晓日初升添锦色，宏图大展著华章。迎旭亭四方通达，北接东风路，直上北过境，东连东门口对接洛卢高速，南连沉香路上南过境，西行无阻畅通全城。路变则城变，路通则城兴。迎旭亭见证着小城的日益通达，正如迈进更美的诗和远方。西联曰：霞光玉露山河秀，丽日和风气象明。当第一缕霞光从遥远的东山喷发，迎旭亭便金光闪闪、熠熠生辉，宣告着小城的苏醒和一天忙碌的开始。

骑着滑板车的小朋友来到字亭亭，指着说：“妈妈，快看，好漂亮的亭子，这是语文的‘文’字。”洛河悠悠，华夏泱泱，符号文字、诗词楹联的传承，于小城的步道边、公园里，用一股温柔的力量潜移默化，踵事增华。字亭亭亭身立柱写有两联，更是增加了亭的文化含量。一联曰：始祖仓工兴伟业，符文汉字破洪荒。二联曰：洛水扬波思字祖，华阳存史颂文流。字亭亭与体育场紧密相连，向北隔河与仓圣祠相望。既有纪念先贤、崇文向

善之意，又有文明其精神、野蛮其体魄，文武并重的味道。

行走在河边长廊，清风然然涟漪水，剪刀风斜柳依依。移步宁洛桥，东西远眺，这是见证宁洛友谊之桥，也是我眼中赏一城风光的窗口。一座座亭亭临河而立，南北毗邻，如之字呼应。河畔有亭，亭映涟漪。水面泊着舟，水中映着树，鱼游鸟翔、往来翕忽。早上，时有结队成群的苍鹭由东而来沿河飞过，在浅水的河段滑翔收翅，点步觅鱼。傍晚，苍鹭划着洁白的翅膀，自西向东悠然归家。

向前走去，宁洛桥北桥头的英雄亭，六角飞檐，枣红的脊瓦上立着小兽，成卫着束腰宝顶。立柱之间吊挂的青绿帽子如同剪刀切的窗花，木色漆香、层次分明。檐枋内外，松柏莲花、山水丝竹、鸟兽鱼虾等彩画栩栩如生，里外呼应。亭周设“美人靠”坐凳栏杆，亭内置一桌四凳。这座雄俊又秀媚的亭子外观能赏字，近观见精神。刻在红色楹柱上的两副烫金对联写道：英雄血洒清川地，青史碑留浩气名；披彩华亭铭节烈，长河大

雅颂英雄。黄尧舜禹、屈原岳飞文天祥、唐谢刘实通罗锦文张东……在英雄生活战斗过的地方，都存留着纪念他们的建筑或史料。一座英雄亭，两副英雄联，万古英雄情。

与离门巷隔河相望的是怀禹亭。巷是纪念大禹在洛治水而流传的专业地名，亭为怀禹颂禹的标识建筑。亭高两层，双重飞檐、落落大方、殷殷迎人。亭柱有联曰：海晏河清歌禹德，民安国泰颂尧天；河汉江淮归大海，山川陌野有丰碑。行文大气，意境贴切。亭东橡胶坝倾泻而下的白色水流，洁白如练，似大号的琴键在弹奏。哗哗响、呜呜唱，如鸣珮环。

沿河两岸，还有惠民亭、御史亭、尚莲亭、清风亭等，每个亭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神龟广场的廊亭、柳林桥的四角亭，没有专门的名字，但无论秋冬四季、雨雪风霜，还是清晨黄昏、暑午艳阳，它们都为小城的市民提供着便利和庇护，增添着小城的光彩和情趣。

在河边凭栏凝思的我，在亭下倚靠舒坐的我，如沐浴在历史与现实的温暖光辉中。